

六朝文學叢書

世族與六朝文學

● 程章燦 著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六朝文學叢書

世族與六朝文學

● 程章燦 著



世族与六朝文学

SHIZU YU LIUCHAO WENXUE

程章灿 著

责任编辑：崔伟奇 刘剑刚

封面设计：陈冬妮

责任校对：曾一丹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0.125·字数 240 千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200

ISBN 7-5316-3464-3/I·115 定价：16.20 元

《六朝文学丛书》总序

下 序 言

六朝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孕育着无限创造力的富于文彩的大变革时代。旧的风尚习俗，旧的文化思想，无不受到巨大的冲击。在求变求新潮流的推动之下，六朝文坛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这种新气象是其来有自的。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名文中，称汉魏之际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文的自觉，来自人的自觉。曹氏主政，一改以前统治者“率先经术”的传统，转向重视文才。《宋书·臧焘传论》说：“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文学冲破经学的桎梏而活跃起来，日益显示其自身的美学价值。这种自觉精神，为东晋南朝文人所继承和发扬。据《宋书·雷次宗传》记载，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十五年（438）令开四馆教学，以文学与儒学（经学）、玄学、史学并列；范晔著《后汉书》，首设《文苑传》；萧子显著《南齐书》，也设《文学传》，皆标志着文学地位的空前提高——纯文学的真正独立。于

是，六朝文学便洪波迭起，蔚为大国，积淀为彼时文化史的一个最丰厚的层面。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东晋南朝在文化上的成就是划时代的。”文学方面的累累硕果与绚丽奇葩，正是这种成就最显著的标志。

六朝时期，诗歌的题材大大开拓，陶潜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都是文学史上创造性的贡献。左思之于咏史诗，潘岳之于悼亡诗，郭璞之于游仙诗，鲍照之于边塞诗，都有开基拓疆之功。诗歌的风格多样化，著名作家各有所擅，民歌情深而净洁，语短而采多，使人屡读不厌。就其创作之轨迹而言，六朝诗歌经过玄言诗、对偶诗、原始律诗三个阶段，赋则经过玄言赋、俳赋、原始律赋三个阶段。骈文最具“美文学”之意蕴，文体屡变，其中永明体渐开四六的门径，徐庾体已形成为原始的四六体。骈文尽管盛行，散文创作仍有重要地位。

志人、志怪小说并驾齐驱，各呈异彩，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干宝的《搜神记》和刘敬叔的《异苑》乃其中之佼佼者。

在文集编纂方面，综合的文章总集和各体的文章总集大量问世，萧统的《文选》、徐陵的《玉台新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在文学批评方面，继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之后，不仅出现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高水平的论文，更产生了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这两部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

从上述种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六朝文学的总体倾向与时代特征：

（一）文学语言求“丽”。六朝文学作品多具华美的特征，文人竞相“踵事增华”（《文选序》），一争雄长。其时之诗文，句法讲求排偶，语词注重雕琢，声韵有了限制，典故随处而出。作家

们往往通过提炼语言，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吸引力，达到“入耳”“入目”的感染效果，提高文学的美学价值。曹丕讲“欲丽”，陆机讲“绮靡”，萧统讲“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既是创作经验的总结，又是指导创作实践的理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在“错彩镂金”的美感之外，还有“初发芙蓉”的美的理想。六朝文人成功地发掘了汉语言文字在表情达意方面的潜力，为后世指示了可以深入发挥的门径。他们所描绘的种种意象，为后世文学提供了具有魅力的自然原型。

(二) 文学创作的“缘情”主张成为主旋律。陆机强调“诗缘情”。六朝作家、理论家都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推崇“吟咏情性”（《诗品》）。文学创作关键在于情感作用。抒情是创作的动因，也是衡量作品之美的主要标准。曹植为文“雅好慷慨”，陆机反对“言寡情而鲜爱”，陆云称赞“流深情至言”之作，钟嵘倡言“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萧绎认同“流连哀思”之文，都体现了这种审美倾向。抒情小赋取代大赋，抒情文的长足发展，都与此息息相关。“缘情”说是六朝文人对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所做出的不朽贡献。不过当时对“缘情”理解不一，如刘勰、萧统等人认为“情”必须受“志”的规范，而萧纲兄弟则认为“情”不受“志”的任何约束。

(三) 文学发展进程中不断“新变”。“新变”主要指形式技巧上的尝试探索。萧子显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道破了六朝的时尚。从诗歌形式上看，汉魏时七言古诗尚处于萌芽状态，经鲍照等作家的积极探索，才日渐繁荣。永明时期，沈约等提倡作诗应区别四声，避免“八病”，经过齐、梁、陈三代诗人的创作实践，为近体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从诗文技巧上看，六朝文人追求的是巧于对偶，谐于声调，神于字词（包括用字奇妙、词序颠倒、词性活用、容量增加等等），成绩显著，影响深远。

(四) 文体的区分日益细密，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不断深入。

文体的区分，自魏晋至南朝，由粗略的四科、十体，逐渐加密，最后归纳为三十余体。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魏晋人已有自觉的探索意识，南朝人进一步地做了思考，明确提出“文”、“笔”不同之说，或以有韵与无韵为标准，或以是否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辞采美为标准，纯文学的观念真正自立门户了。

总之，六朝文学“自觉”于美的创造，“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这种自觉的艺术追求，经过几百年的积累，获得巨大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六朝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当然，六朝文学也有缺陷和糟粕，这如同其他时代文学亦良莠并存一样，不必惊怪。范文澜先生说得好：唐文学“吸收南朝文学的英华”，就形式说，“没有南朝文士的讲求，便不能有盛行于唐朝的文学。”所言极为中肯、深刻。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编辑了《六朝文学丛书》，发表关于六朝专书、作家、作家群体和文体四个方面的研究新成果，力求比一般文学史专一些，细一些，深入一些。第一批问世的四部专著，就是上述四个方面的代表作。兹将其内容简介如下：

《〈世说新语〉研究》 范子烨著。著者采用考论结合、由考立论的方式，对《世说新语》的体例、成书时间、编纂原因，敬胤《世说注》及刘孝标《世说注》，传世古抄本《世说新书》残卷，宋人对《世说新语》正文及刘《注》的删节，以及《世说新语》文本的疑难诸问题，重新进行深入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著者对书中的故事原型、人物形象和语言艺术亦多新的阐发。

《阴铿与近体诗》 赵以武著。著者一方面用诗史互证的方法，深入考察了南朝诗人阴铿的家世、生平，重新解说了阴铿现

存重要作品的背景与思想意义。另一方面，又按照中古字音，标注阴诗四声，统计出阴诗与永明体、唐代定型的近体格律诗之间在声韵方面的对应状况，揭示了在中国古典诗歌由消极避忌声病转向积极遵守格律的进程中阴铿及其诗作的特殊地位。

《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 丁福林著。著者鉴于陈郡谢氏在东晋南朝人才辈出，长盛不衰，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形成一个庞大体系，力图对这个历时几百年的在中古文学史上最为雄强的家族文学集团，做一全面系统的论述。丁著展现了这个集团文学创作的历史长卷，反映出六朝文学的一个侧面。书末附陈郡谢氏世系表和年表，二表经著者翔实考证，列出一百多位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主要活动情况。

《六朝辞赋史》 王琳著。著者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专门探讨了六朝辞赋演变的历程及创作风貌。书中挖掘出一大批学术界未曾注意或少有涉及的赋家、赋作及赋论材料，覆盖面广；又经过考索，对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予以匡正。该书从宏观上把握住建安至魏晋之际赋风的阶段性、南朝赋风的衰变及南北赋风的差异等现象；关注赋与其他文体（尤其是诗）的关系，在比较中见异同，凸现其相互影响及各自发展的轨迹；同时在对许多赋家的微观分析中，说明其传承创变之联系，揭示其个性特征。

第二批问世的四部专著与第一批出版的四部专著一样，也体现了这种学术特色。兹简介于下：

《六朝诗歌语言研究》 王云路著。本书上编为概说篇，论述六朝诗歌的构词方式、语汇特色及其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等等；下编为释词篇，是全书的重点部分，集中考索和解释了三百三十余条六朝诗词词语，包括新词、新义以及习语、俗语等等，部分条目兼补《汉语大词典》之不足。著者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对六

朝诗歌语汇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尤多作者个人之发明。作者采摭之第一手语言材料极为丰富，追本溯源，创获甚多。本书堪称为六朝文学研究与中古语言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罗国威著。本世纪初，在敦煌石室发现的一大批六朝和隋唐间的《昭明文选》写卷，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对这批写卷的研究，既不系统又不深入。本书汇集了已经刊布的所有敦煌本《文选》的录文，并以传世的《文选》（一种唐抄本、五种宋刊本）与之勘核，订正了敦煌写本和今本《文选》的若干讹误。在此精细的工作基础上，作者进行宏观的研讨，使这批写卷在《文选》学和文献学上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和展示。在中国“选学”史上，本书无疑是一部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术著作。

《世族与六朝文学》程章灿著。世族是六朝文化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特殊群体。本书将其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中，集中考察它对六朝文学的影响与贡献，新解迭见，趣味盎然。作者擅长以史入文，考论融汇，在文史的结合点上实现突破。全书十章，分属上篇（总论）、中篇（分论一家族论）、下篇（分论一作家作品论），附录三篇专论，既有统摄全篇的宏观研究，更有以点代面的个案解剖，视角新颖多变，论证深入细密，颇见功力。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

《六朝作家年谱辑要》刘跃进、范子烨编。本书汇集了由十六位学者撰写的十八种六朝作家年谱。即《陶渊明年谱汇考》（袁行霈撰）、《陶渊明年谱简证》（王孟白撰）、《陶渊明年谱汇订》（杨勇撰）、《谢灵运年谱》（杨勇撰）、《临川王刘义庆年谱》（范子烨撰）、《鲍照年谱简编》（丁福林撰）、《沈约任昉年谱》（罗国威撰）、《谢朓事迹诗文系年》（曹融南撰）、《王融年谱》（陈庆元撰）、《四萧年谱》（胡德怀撰）、《江淹年谱》（俞绍初

撰)、《刘勰年谱汇考》(牟世金撰)、《钟嵘年谱简编初稿》(张伯伟撰)、《何逊行年考》(李伯齐撰)、《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罗国威撰)、《刘孝绰年谱初稿》(瞻鸿撰)、《徐陵年谱简编》(跃进撰)和《庾信年谱》(鲁同群撰)。就其中所收年谱而言,无论是已经发表过的,还是本书首次发表的,都显示了严谨扎实、功力深厚的特色。此外,本书还有附录三种,即:《本书所收年谱出处及作者简历》、《六朝作家年谱参考文献》和《六朝作家生平研究论文要目》。这些资料对研究者也颇有参考价值。本书的确不失为本丛书之殿军。

本丛书的宗旨是,崇尚实证,弃绝浮言,提倡寓新颖观点于详密材料的治学风格。我们谨遵“百家争鸣”方针,每位著者各抒己见,自由发挥。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有关领导、编辑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密切合作。在商品经济大潮一浪高过一浪之今日,他们以远见卓识,在白山黑水之间,兢兢业业,辛勤耕耘,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做了不懈的努力。对此种高尚的精神情操,我们应致以深深的敬意!

限于水平,本丛书之纰漏在所难免,敬祈海内外同仁指正。

承前辈林庚先生亲笔题签及诸位学术顾问关怀指教,本丛书光彩大增,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六朝文学丛书》总序	1
上篇：总论	1
第一章 世族宗亲伦理对六朝文学题材的影响	3
一、世族之宗亲伦理观念	3
二、亲情的咏颂	10
三、“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	12
四、缅怀传统：家传家谱及其变形	14
五、训诲诫诰：延伸生命的期望	18
第二章 世族及世族文学集团对六朝文学批评的影响	22
一、世族与世族文学集团	23
二、世族文人对具体作品的褒贬与文坛时尚	32
三、世族人物品藻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与观念	38
中篇：分论——家族论	49
第三章 陈郡谢氏：侨姓文学世族之个案研究	51
一、序论	51

二、芝兰玉树生阶庭	60
三、玄风、佛学与文学	68
四、谢氏文学之创新意识	75
五、文学世族谢氏之式微	82
第四章 吴郡张氏：吴姓文学世族之个案研究	89
一、缘起：“朱张顾陆”与“张文”	90
二、吴郡张氏政治上的拔起与文学人才的涌现	95
三、张氏门风与清言	106
四、吴郡张氏的文学性情与文学贡献	112
第五章 从谢夫人“意大不说”看东晋王谢二族之关系	120
一、谢夫人缘何“意大不说”？	121
二、东晋王谢二族关系之一例	129
下篇：分论——作家作品论	133
第六章 陈郡袁宏及其时代：袁宏考	135
一、名、字及小名考	135
二、先世、世系与里籍考	136
三、袁虎、袁豹、袁羊及彼此关系之推测	139
四、“牛渚西江夜”軼事考	141
五、《三国名臣序赞》校考	146
六、作赋三軼事考	150
七、与桓温关系考	153
八、袁宏著述考	155
第七章 《世说新语》与晋宋文学观念及魏晋美学新风	161
一、《世说新语》与晋宋文学观念	161

二、《世说新语》与魏晋文学进步	166
三、《世说新语》与魏晋美学新风	170
第八章 沈约《奏弹王源》与南朝士风考辨	179
一、满王二氏的门第背景与世族的婚姻观念	181
二、沈约的世族情意结与南朝士风	187
第九章 何逊《咏早梅》诗考论	194
一、从“扬州法曹梅花盛开”的诗题谈起	195
二、居洛思梅说辨伪与本诗系年	198
三、“却月观”和“凌风台”考	202
四、本诗文本校证及其他	205
第十章 汉魏六朝文学丛考	209
一、徐干《赠五官中郎将诗》考	209
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误收三例	210
三、挚虞字仲治考	211
四、陆从典之死	215
五、袁安《夜酣赋》或系误收	217
六、谢观小考	218
七、陈郡谢翱与谢缙隐考	219
八、皎然家世籍贯考	220
九、张玄之、顾敷年岁	222
附录:	224
《世说新语》英译商榷	224
关于《文选》注引赋的一些问题	253
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阙误	274
主要引用书目	294
后记	306

上篇：总 论

第一章 世族宗亲伦理对六朝文学 题材的影响

家族是六朝社会史中最基本的一个结构单位，世族则属于人才最密集的一类家族。无论在政治史抑或文化史舞台上，六朝世族都是最引人注目的角色之一。世族的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必然对六朝文学创作的内容、形式、文学批评以及文人群体等诸种文学现象产生或直接、或间接，或隐或显的影响。本章着重探讨六朝世族的宗亲伦理及其与六朝文学题材及内容的关系。

一、世族之宗亲伦理观念

与春秋时代的世族相比，六朝世族也有自己的历史特点。春秋时代的世族，究其原始，多数是王族或公侯的支裔，少数为因功受封的异姓诸侯之后，两者都遵循严格的宗法制度，并受到社会政治权威的认定，因此具有较稳定的社会地位和可靠的经济保障。^① 六朝世族则是靠自身在政治文化上的突出表现，逐步得到

^① 孙曜《春秋时代之世族》，中华书局，1936年版。对春秋时代世族之起源、形成、结构及各国世族之概况，有较全面的论述，可参看。

社会的确认，其社会地位的获得，源自后天的奋斗和努力，而非分封赏赐所得，因此有一定的流动性和可变性。为了争取或巩固这种社会地位，无疑需要付出更多自觉的努力。引入宗法精神，强化孝悌观念，谨持门风，笃重家学，增强家族的凝聚力等，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这个从宗法制度中延伸出来的世族家门的精神传统，可以概称之为世族的宗亲伦理观念，与宗法精神相比，其内涵较为丰富，而外延亦更为宽展。

自周代以来实行的宗法制度的精神实质，概而言之，即是以社会制度的形式，规定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准则，调整人与人、家与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保持和谐平衡，从而保证家的世代蕃衍和国的长治久安。严守等级分别，张扬忠孝观念，可以说是宗法制度的两个核心。经过汉儒的阐释发挥，宗法制度中的这两层核心内涵被进一步明确、强调了。但是，到了六朝时代，世族的宗法观念却发生了一个不算微小而且耐人寻味的变化。这就是：世族一方面普遍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和培养，重视家族荣誉与社会地位，强调孝悌之道；而与此同时，却逐渐淡化了等级分别和忠君报国的思想成分。

六朝世族如此看重家门声誉与社会地位，以至以任达旷放著称的名士也不例外。阮浑“少慕通达，不饰小节”，颇有其父阮籍的遗风，而阮籍却正言厉色地告诫他：“仲容（阮咸）已豫此流，汝不得复尔！”（《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可见与其他家长一样，他并没有放松对子弟成长的关注及对其未来的设计。《世说新语·言语》载：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